

文匯原創叢書

海上亂彈

黃裳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7
5

文汇原创丛书

肖关鸿主编

海上乱弹

黄裳◎著

文 匪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乱弹/黄裳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80676-805-X

I. 海... II. 黄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1420 号

海上乱弹

编 著 / 黄 裳

责任编辑 / 王均熙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160 千

印 张 / 14.75

印 数 / 1—3000

ISBN 7-80676-805-X/G·421

定价: 23.00 元

目 录

寻找自我 / 1

五十年前的十月 / 6

在天津听戏 / 19

南开忆旧 / 23

吴震修谈梅兰芳 / 27

《乙酉归轺杂记》序 / 30

入蜀记 / 34

一位作家与一张报纸 / 71

关于《聚沙集》 / 75

画《水浒》 / 79

跋永玉书一通 / 83

清代版刻风尚的变迁 / 88

插图的故事 / 102
关于《梦雨斋题跋》(外一篇) / 113
买书记趣 / 117
序《走近大家》 / 125
序《人缘与书缘》 / 127
跋李一氓藏《宋元词三十一家》 / 130
我的书斋 / 132
嘉兴去来 / 135
忆辛笛 / 139
谈错字 / 142
拟书话(二则) / 145
拟书话——玉虫缘 / 150
拟书话——忏余集 / 156
拟书话——西行书简 / 162
寒柳堂诗 / 171
卞之琳的事 / 180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 / 186
龚自珍二三事 / 194
答董桥 / 206
我的集外文 / 208
后 记 / 226

寻找自我

我的开始弄笔习作散文,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顷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。手头还保存着两本《南开初中》,是一九三四年出版的。那中间就有我的一篇《旅绥杂忆》,是春假中赴绥远的纪游文,文字虽然稚弱,但与数十年后所写的游记风格并无二致,可见植根之深。转过年来,在《南开高中》上就又出现了我的一篇《最近翻译界的争辩》,可见年纪少长,注意力又已移向文学批评了。

到今天,我还不能忘记给我提供接触新文学机会的南开,虽然何其芳(他当时正在南开做教员)说过,南开不过是一所“制造中学生的工厂”。学校外不远处有一家“会友书局”,我是常客,在那里先后买得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等人的著作,还有《文学》、《中流》、《译文》、《作家》直至胡适编的《独立评论》,可见对文化界的接触,面是广的,眼界是宽阔的。我还有好的老师,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是教给我知识以外,还给了

多方面影响的老师。我从他那简单却丰富的藏书中,第一次看到《我们的六月》、《我们的七月》,那是初版本,中间有精致的插页,再版本就没有了。这是我对新文学版本最早获得的知识。卞之琳编的《水星》,那狭长隽秀的封面,疏朗的编排,十分可喜,也是李先生介绍给我们的。我没有听过何其芳的课,但他的声名在同学中却有震撼性。他的获奖作品《画梦录》,奇瑰美丽,但不可能是模仿的范本,倒是这以后出版的《还乡日记》,平实深厚,给了我颇多的影响。

在南开,还有一项有趣的记忆。和我住在同室的周汝昌君,是比我大一岁而温文尔雅的书生。他不喜运动,也不大参加同学们的活动,他喜欢京戏,也爱好旧文艺。我偶然得到一部《四印斋所刻词》,就得到他非常的赞赏。此外,就是《红楼梦》,这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书,于是就成了经常讨论的话题,饭后到墙子河边散步时,讨论的往往就是《红楼梦》,有时也争论、激辩,总之,讨论的内容复杂得很,谈了些什么,现在可是一点也记不起了。我想,汝昌日后研究《红楼梦》,有大成就,那发轫之始,也许和当年讨论不无因缘。

七七事变,日寇的炮火毁灭了我们的学校,我从天津逃到上海,插班进入上海中学。其间偶然读到夏目漱石的《哥儿》,非常佩服。于是就拟作,在毕业纪念册上以《我们的先生》为题,写了一篇纪念文,因为是仿夏目之作,可能对老师颇多不敬之处,内容则全不记得了。

接下去是进了交大。那时徐家汇的校址已经沦陷,就借了震旦大学上课。给我留下鲜明印象的是大楼中的图书馆,真是窗明几净读书的好去处。在这时,我的阅读范围大大扩展了,凡能到手的书册总不肯放弃,大抵以笔记小说为主。

我曾从旧书店买来的“国闻周报”里拆下了《凌霄一士随笔》，订成一厚册。在学校里的图书馆，也一部部地借出了商务印书馆的《四部丛刊》，特别着重二编三编，这是一部善本古籍的影印大全，我一册一册翻看时并不注意内容，只着重版刻风气与藏书图记，于是对“黄跋顾校”有了亲切的认识，这就为日后搜求旧本书摸到了门径。泛览之余也做些笔记摘要的工作，借出了王静安遗书一大叠，那些论古史的文章看不懂，但像“清真先生遗事”那样的篇什，却是颇感兴趣的，于是就整篇地抄下来。同时还写了一些读书记，把许多书本上的故事连缀起来，作为阅读的纪念。后来，因为筹集入蜀旅费，一股脑儿卖掉了。

一九四二年入蜀，回到了重庆九龙坡的交大，这是扬子江上的一个小镇，冬日多雨，整日在雨雾中过活，手中又没有什么书，只有龚定庵的一册《己亥杂诗》。心情是枯寂的。学校图书馆也没有什么藏书，只有一部《四库珍本》，因为沾湿了，在操场上摊开晾晒，偶然走过，捡得了方回的《桐江集》，翻得“每重九日例凄苦，垂七十年更乱离”的句子，真像被重拳击了似的，深深被触动了。年纪只不过二十来岁，照理不应有方回同样的心情，但乱离却一样，凄苦的天气也一样。念远怀人，无可言说，只写了几封信，迢迢寄到上海去。这就是收在《锦帆集》里的几篇书札。写信的地方是取名“凤凰楼”的茶馆和江边的野店。这是些“画梦”之作，是在无端的无奈下的强颜欢笑。

这以后就来了一个大转变，从学校出来走进了社会，而且是军中，我当了一名“翻译官”。任务是沟通来到中国进行抗日的美国盟军和中国军人之间的交往。最初是在炮兵学校里

陪同美国军人上课,随后就随军上了湘桂前线,桂林失陷后回到昆明,又飞到印度,在兰伽训练中心住了八个月,训练的是坦克和卡车驾驶,最后从列多带了部队回到昆明。在这短暂的一年中,我接触了中国的军官和小兵,美军的官兵和为美军服务的人们。真正是开了眼界,领略了和学校生活迥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形形色色,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人物。当然也引发了自己的种种观感,真的是“心事如波涛”吧,觉得非写下什么来以抒愤懑就不行,这就是《关于美国兵》产生的由来。

翻译官遣散后,回到重庆,又住到九龙坡的学校里。想复员回上海,可是找不到交通工具。正当苦住之顷,上海的朋友创办了《周报》,于是就陆续写了几篇军中记事去投稿,后来集成一册,就是《关于美国兵》。其中的一篇“关于翻译官”却是在印度兰伽写成的,曾向大公报投稿,不予登载。也是写这篇东西的时候,逐渐感到用过去的散文写法不合适了,因而想到鲁迅先生的有些文字,如“病后杂谈”、“题未定草”,真是嬉笑怒骂,各极其致,如此写来才顺手。因而悟到,散文与杂文之间,其实并无一条分明的鸿沟。我一直坚持着这看法,直到写《榆下说书》那样的读书记时,也还使用着同样的手法。从此,我笔下的文字是散文还是杂文就很不容易分别了。

这中间,还写了几篇读书记,因为受到当时“晚明热”的影响,文中涉及了一些晚明人物,这就是收入《锦帆集外》的昆明、桂林、贵阳三记。

一九四六年顷,在文汇报编“浮世绘”,这是一个娱乐性的副刊,照例应有戏曲电影的内容,找人约稿不易,只好自己动手。于是就开了一个“旧戏新谈”的专栏,每天一篇地谈戏,有时就不免谈到戏外去,不愁没有话题,而执笔的我也感到了

“文思泉涌”、“手挥目送”之乐。报纸被封门后,我还向《时代日报》投稿写过一些,算是一种余波。

建国之初,我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《杂文复兴》,这只不过是一篇漫谈,不料引来了一通大批判,唱压轴戏的是冯雪峰同志,这是使我始料不及、也难于理解的。雪峰的文章是“谈谈杂文”,对在新中国鲁迅风杂文判了死刑。此后,我就不再染指杂文,直至一九五六年才又多少写了一些,这以后就是二十年的沉默,直至一九八〇年前后才又写了一些,集成一册《惊弦集》,再往后几经风浪,就几乎洗手不作了。

不写杂文就写些游记和读书记,也似乎又回到正宗散文的旧道上来了,但又不然,散文中多少总带有杂文的因子,因此也并不是正经的散文。

一九四六年我在南京做记者,写过几篇通讯,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,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,这些访问记也算不得正经的散文。倒是暇日闲游陆续写了些随笔,题名《金陵杂记》,倒和八十年代写的《山川·历史·人物》有其相通之处。但追根问底,也还不是温柔敦厚的正统散文。

此外,历年买旧书时,我也喜欢在书前书后写些题记,用了并不古典的文言,以期与传统的题跋风格接榫。集在一起,读起来就像是求书目录了。我平日喜读东坡、山谷、放翁的简尺题跋,也学着写一些。虽然只是简短的题记,我觉得也是散文的枝裔。已刊的有《来燕榭书跋》和《来燕榭读书记》两种。不久将出版的还有一册书简集,所收为给朋友的信札,似乎也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的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四日

五十年前的十月

6

十月一日

晨七时即起，步行至四川路参加队伍，为国庆游行。

在北京路坐候三小时许，十一时始启动，在大马路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马路之间穿梭来往，甚倦。至下午二时始毕，疲不可言。

在太平洋吃汽水及冷盆，劣极。归寓后小睡。

十月二日

晨十时许到巴家，坐谈移时，即返寓。饭后丁力来，同去DD'S小谈，约西禾来。

到知味观饭，饭后到馆。得光耀信及蔚明信，又寄回《新谈》原稿。

与丁力到会芳园,看打二十一点者,其速有如汲筒抽水,可惊也已。夜沐浴后早眠。

十月三日

早写光耀信,寄《新谈》稿与均正。

午刻到馆,与钦源到杏花楼小坐。传薪买书数种。

买静嘉堂宋本书影一册。

夜到馆。开始写《新谈》,广播。

十月四日

7

开始写自传,颇有趣。

下午与巴公等在 DD'S 吃咖啡,谈光耀事,未获结果。

遇小彭于路上。

夜早归寝。

十月五日

午刻到馆,领一二两月升工十万元。

下午读书,未作一事。发静远、曾祺等信。

杭州陈估来,无一书可观者。

量血压,告以稍高,或系每天饮酒之故,亦未可知。

与叶冈饭于成都味,同至人民大舞台应文杰之约,看盖五爷“血溅鸳鸯楼”、“醉打蒋门神”,其实未佳。田老大等滥捧盖五武松戏,可谓无目。

与采臣七重天谈光耀来沪任职事。

宗江来信,言将行矣。

十月六日

雨终朝、暖甚。

整日写自传,已写至南开时代。

看土改展览会,甚丰富,然尚仅江南一隅。如为全国性者,不知更当如何丰富也。

于地主家抄出文物中见旧抄《来鹤亭稿》(吕敬夫集)一种,不知系何人藏,但极佳。竹纸抄白甚旧,在明中叶,有彩锦函。

早归。丁力来,计划“新影剧”发刊事。

十月七日

雨仍未止。晨在床上读毕 H. De. Balzac: *Albert Savarou*, 写激情如此,使人心悸。

夜至源来家吃蟹,甚快。

十月八日

晨雨,晚到。

写自传数页。

下午与际垌至国际书店看德文书。购得 Leo Tolstoy 及 Lamutov 之小说精装本二巨册。

又得焦循藏书之精刻本《伊园诗存》一册。

在浴德池浴，小睡。六时许到馆，八时许出。在霞飞路一小咖啡馆名 Home Cafe 者饭。与丁力谈。十时归。

十月九日

听夏衍报告。

见古香楼汪氏藏嘉靖刻《李白诗类编》一部，甚佳。系石麒麟之书，当得之也。汪氏印“千岩道人”，此前所未知者。

与丁力到新民报发稿，又到报馆，见光耀来书，告十四来沪，喜甚。

饭于成都味。看“光辉灿烂”于皇后，早归。

十月十日

早到新华书店买“毛选”，知仍未发售。

午刻到馆领薪。电巴金，约晚上往谈，五时许访之于霞飞坊，共去老大昌吃咖啡及面。又同至平明。

为许源来事交涉良久。

光耀来信告不来沪。为之焦虑，即复一信。

得曾祺信。

十月十一日

晨寄光耀信。

石麒麟示以旧书多册，颇有佳本。最佳者为旧抄刘蛻集，古

香楼、二老阁藏印,冯柳东跋。又有嘉靖刻《吟窗杂录》,《宦辙联句》等亦佳。又闻有《边防考》、《酉阳正俎》二书,已售归程守中,书皆佳,可惜也。

下午早归,理书。

晚到馆。得光耀父朱生白先生书,告已派人去禾与光耀偕来,望其能返沪也。即复之。

又得均正信,玉芬信。

十月十二日

毛选第二册出版,排队购之。

下午丁力来发稿。

石麒麟来,约明日付之一百万元,允之。

夜与郭根饭于成都味,早归。

十月十三日

雨,发薪。

石麒麟来,付一百万元。伊将去甬上收书也。

下午发稿。与丁力吃茶。七时,到辛笛家,吃蟹,十时归。

十月十四日

很早就醒了。在想今天是不是要去嘉兴?

报来了,说今天可能有飓风。

看书竟日。下午四时许到新民报,晤文杰,谈移时,即赴

兰心听了新捷克斯拉夫音乐演奏会,很好。Overfure“*Bar-fered Bride*”,中译“交换新娘”和 Symphonic Poem,好极。感情为之激动。

回家吃饺子。在人民日报上读了爱伦堡在记者座谈会上的发言。虽然译文如此拙劣,但是,好极了。马上就有了冲动,要给朱光耀写封信了。

信写好,发出。运用了文学语言。

十月十五日

光耀来信,意颇决绝,此事恐将告一段落了,即复之。

早晨赶好文,甚得意。即去新民发稿,为“三改随笔”的第一篇。

文杰约饭于成都味,嘉树亦在。

晚在馆写“捷克音乐”,十时归。

丁力来,共吃红茶。

拟译“*Puppetry in Czechoslovakia*”,成一小册,Dr. Jan Malik 所著。

天琴来信。

十月十六日

早去新闻出版局开会,至九时尚渺无一人,询之亦不知开会之事,废然而返,亦怪事也。

写“三改随笔”,成千五百字。

买得钱氏述古堂残抄本《能改斋漫录》半部,又潘氏《须静

斋云烟过眼录》一册。

下午到新民报发稿。

到兰心开会，为纪念鲁迅先生事。请大家写文章，到者寥寥而黄源主持又说不清楚，临时请签名撰述，有如绑票，亦可笑也。

夜归。写杂谈，请三弟送至报馆。

始识如花，在一月廿八日，而今已矣。正八个半月，日记也写有一叠了。噫！

丁力来，饮咖啡于 DD'S。

12

十月十七日

写小文，仅得六百字。

中午到温知，观日本人印书影三种，皆颇佳。又《访书余录》二函，为李木斋旧藏本。又见明抄《考功集》（残）、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及《道藏目录》。

四时许出。到新民报看大样后到馆，写短评后与郭根饭于摊头，吃水饺、片儿汤，甚美。

早归。夜丁力来。

“三改随笔”始刊于新民报。

十月十八日

天奇暖。

下午访源来，取归梅畹华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自序，为删易之。